

波斯人信札

孟德斯鳩著

羅大岡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

书号714 字数218,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19 $\frac{1}{4}$ 插页2

1953年3月北京第1版 195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定价(6)1.10元



THE END OF THE WORLD

譯 者 序

“波斯人信札”的作者及其时代

“波斯人信札”的作者孟德斯鳩是法国十八世紀啓蒙运动的先驅之一。他和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啓蒙运动的健将一样，替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資產階級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他的著作，也和其他啓蒙运动学者的著作一样，并不单纯地屬於文学范围。可是法国十八世紀文学的主流和最富于代表性的作品，正是当时通称为“哲学家”的孟德斯鳩等人的作品，而不是当时假古典主义^①的、那些蒼白無力的所謂“純文学”的作品。因为形式上摹仿古代名著的、空洞可厭的东西，是当时趋于崩潰与沒落的封建統治者的意識与情感在文学上的表現；而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卢梭的“爱弥兒”、“新爱露依絲”、“懺悔录”，伏尔泰的二十多篇中篇与短篇的小說与故事，狄德罗的“拉謨的侄

① 指克来比雍 (Crébillon, 1675—1762)、勒尼亚 (Regnard, 1655—1709) 和唐古 (Dancourt, 1661—1725) 等人的作品。伏尔泰初期作品中的悲剧，孟德斯鳩的散文詩“克尼德神庙”之类也应当列入假古典主义。不过对于伏尔泰等啓蒙运动的思想家說，虽然偶有仿古之作，却不是他們的代表作品，更不是他們畢生文学事業中的主要傾向，所以他們不能算作假古典主义作家。

子”等，却都是充滿生气与活力的創作，它們通过新的文学形式反映了上升中的資產階級的思想与情緒。

“波斯人信札”發表于一七二一年，那时作者只有三十二岁。他出生的时候，正当法国路易十四王朝的全盛时代。所謂“全盛”，其实也只是表面上輝煌，骨子里，孟德斯鳩出世前后的法国封建社会，已經成了千疮百孔的病体。一六六六到一六六九年、一六七四到一六七五年、一七〇二到一七〇五年，一波未平一波又兴的农民起义，再加历史上罕見的严冬奇寒和遍及全国的飢荒，使全国农民和城市貧民更加無法生活，整个社会也因之動蕩不安。这种从社会生活深处發生的不安状况，几乎繼續了一个世紀之久，积累到一七八九年，終於爆發为大革命。孟德斯鳩是一七五五年去世的，他的一生可以說是法国資產階級革命开始醞釀的时期度过的。

孟德斯鳩是波尔多城附近的貴族家庭的子弟。他祖上出过不少武将，也出过許多文官，而且富有田产宅第。孟德斯鳩父亲不是家中长子，按照貴族家庭“长子权”的傳統規矩，他不能承襲爵位与封地。可是他娶了当地一位貴族小姐为妻，在陪嫁中带来了庄院与封地。孟德斯鳩出生于母亲陪嫁的拉勃来特庄院，他那时不叫孟德斯鳩，叫夏尔·特·式公达。到一七一六年他繼承了伯父的爵位、產業，同时也承襲了孟德斯鳩男爵这个封号。

相傳孟德斯鳩出世的那天，庄院門口来了一个叫化子。孟德斯鳩的父亲就叫那乞丐做了新生嬰兒受洗时的教父，为的是孩子长大以后，終生不忘記穷人是他的弟兄。可能这是当地的一种風俗。十六世紀的法国大作家蒙田，也是波尔多附近的貴族，据說他受洗的时候也有一位乞丐作他的教父。孟德斯鳩出

世不久，就被人抱到农民家中去寄养，一直到三岁才領回家。

到了十七世紀末与十八世紀初，波尔多一带有一部分貴族，在当地日趋發达的商業与手工場工業影响之下，开始不滿足于采邑的土地收益，而逐漸插手于新的企業，于是对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种問題，慢慢地有了新的見解。孟德斯鳩就是生长在这样的貴族家庭中的。

一七〇〇到一七〇五年，孟德斯鳩在教会学校里讀書。在那时，法国的教育还掌握在教会手中，所有的学校全是教会办的。虽然孟德斯鳩在学校里學習的主要是一套拉丁文的老古董，可是他的兴趣却不在这一方面。教会学校的森严門戶并不能擋住当时的进步風气。二十岁的孟德斯鳩已經写了一篇令教会的老爷們头痛的文章，因为他居然認為不信仰宗教的哲学家，不应当受到永远墮入地獄的裁判。这說明孟德斯鳩从那时起，已經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他不但对于宗教的看法有了改变，而且和那时一般的进步学者一样，他早年曾經热爱自然科学。在二十五岁与三十岁之間，他發表了若干篇科学論文，內容涉及回声、重心以及物質何以透明等問題。同时他还發表了一篇历史論文：“古羅馬的宗教政策”。这些著作都發表于“波斯人信札”以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波斯人信札”作者年輕时的思想情况与修养。

一七〇八到一七一四年，孟德斯鳩受了家庭的影响，專門研究法律，打算繼承祖傳的“长袍貴族”的衣鉢。學習法律的日子，一部分是在巴黎度过的。因而这位外省的貴族青年，常有机会到巴黎去，和巴黎的所謂“上等社会”与社交場合接触。一七一四年他二十五岁，到了法定的做官年齡，被任为波尔多法院參議。两年以后，他承襲了伯父的职位，升任波尔多法院院长。法

国封建时代的法院負有双重任务：法院是貴族参預政治的机构，相当于議院；同时又是处理訴訟的机关，也就是名副其实的法庭。由于路易十四的君主独裁，封建貴族参政的机会被限制了，因而孟德斯鳩时代的法院，几乎成为单纯处理訴訟的机关，并且主要处理市民的訟事。孟德斯鳩对于訟务不大感兴趣，他并没有讓法院院长的职务占用他全部时间与精力。倒是成立于一七一六年的波尔多学士院，引起了她更多的热情。上面提到的那些科学論文，全是在这时期在学士院里宣讀的。同时，这位年輕的法院院长还抽出时间来，常常到巴黎去玩；他在學習法律的年月里，已經在那兒結識了一些朋友，所以也算是个“老巴黎”了。

孟德斯鳩早年的論文証明他决不是一个只曉得出風头、發空洞議論的所謂“風雅士”，而是好学深思的人。另一方面，他却也不是一个只会埋头讀書的書呆子，更不是一个脫离实际生活的学究。他在故乡波尔多城的社交場合、貴族沙龙中，議論風生，口若悬河，早已引起公众注意；即使在巴黎，面对那些在沙龙中混日子的“才子”的唇槍舌劍，他也应付裕如。总之，他是个好学深思的青年，同时却又是沙龙中的熟客，人情世态的冷眼觀察者。这两方面，对于“波斯人信札”的作者都是必要的，缺少一方面就不可能产生这部著作。

“波斯人信札”是一七二一年問世的，它的醞育与写作时期估計有十年之久，大約在一七〇九到一七二〇年之間。“波斯人信札”第四十八封信开头說：“勇于求知的人决不至于空閑無事……我以观察为生，白天所見、所聞、所注意的一切，到了晚上，一一記錄下来。什么都引起我的兴趣，什么都使我驚訝。”这几句話，等于作者报告了自己創作“波斯人信札”的經過，說明

了他如何逐日觀察周圍的生活，写下筆記，經年累月地積儲素材。作者觀察的對象，主要是巴黎社會的形形色色。巴黎是法國首都，所以巴黎生活的千變萬化，可以目為法國政治的晴雨表。“波斯人信札”出版時並不具作者姓名，可是巴黎讀者不久就猜知作者是誰，因而孟德斯鳩從此成為法國文壇上知名之士。一七二八年，“波斯人信札”的作者戰勝了教會方面的阻撓，達到了進入法蘭西學士院為院士的目的。這一職位，向來被看作法國文人的最高榮譽。

不久以後，孟德斯鳩漫遊了歐洲各國，目的在於擴大見聞，增長知識，主要是實地訪察各國的政治與民情。他在英國逗留比較久。到一七四八年，他發表了畢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法意”。在這之後，直到一七五五年二月十日他逝世為止，孟德斯鳩沒有發表其他重要著作。

孟德斯鳩在一七四九年曾經說：“我畢生精力，耗盡在‘法意’一書。”這句話是完全真實的。首先，他一生除了著書立說之外，可以說並未從事其他事業，也沒有別的建樹。其次，他平生三部重要著作，按內容說，是相互聯系的。“波斯人信札”是“法意”的準備，也可以說是一個準備寫“法意”那麼一部巨著的青年人的隨感錄。至于一七三四年發表的“羅馬興衰原因考”，本來就是“法意”中提前發表的一章。歸結起來，孟德斯鳩的代表作，可以說只有兩部：“波斯人信札”和“法意”。前者是文學作品，後者是有關法律制度與政治問題的理論著作；兩者雖然體例不同，基本精神卻是一致的，所提出的問題也是相同的。那就是：鑒於路易十四的君主專制及其遺留的影響，造成了法國社會貧困與混亂的原因，只有進行一場巨大的政治變革，才能够挽救法國，使它免于衰亡，因而必須替法國找出一條政治上的新道路。

孟德斯鳩是以社會革新家的面目出現的。與其僅僅說他是有志於社會革新運動的學者和文人，不如說他以自己的著作，首先是“波斯人信札”與“法意”，直接參加了當時的革新運動。這革新運動和一七八九年的革命，雖然相距幾乎還有四、五十年之遙，但是從整個歷史進程上著眼，前者無疑地已經是後者的前奏。“波斯人信札”的內容也證明這一點。這部著作主要表現了作者對於不合時宜的政治以及黑暗腐化的社會生活深切地痛恨；那時作者對於政治革新的道路還提不出很明確的意見，至多不過舉出古羅馬共和國以及瑞士的聯邦共和國等例子，來暗示他認為最理想的政體。“法意”對於這問題答復得比較明確了。“法意”的作者贊成英國式的君主立憲，認為那是最理想的政體。此外，他新創了司法、立法、行政，三權分立的理論，認為這就可以避免君權無限擴張，不致蹈路易十四的專制覆轍。

“波斯人信札”表達的主要政治情緒之一，就是對路易十四的憎恨。路易十四在位五十多年，他實施了長期的、高度集中的君主專制，也就是所謂“絕對專制”。這位不可一世的專制君主死於一七一五年，正是孟德斯鳩在準備寫作“波斯人信札”的時期。路易十四的統治給法國人民帶來了莫大的災害。他活着的時候，人民滿心怨恨，敢怒而不敢言。等到這位號稱“太陽王”的專制君主一死，全國上下都鬆了一口氣，大家公然表示高興，表面是“國喪”，實際上幾乎成了“國慶”。大王雖死，小民猶有余忿，以致宮廷治喪處白天不敢把先王的靈柩抬出來，只好趁着月昏夜黑，偷偷地出殯。不但巴黎勞動人民和鄉間的農民對於路易十四懷着極大的反感，就連資產階級以至一部分封建貴族也都如此。路易十四朝連年的內亂與戰爭，弄得民窮財竭；又因宮廷生活窮奢極侈，權門貴族爭相仿效，成為風尚，因而更增加人

民的賦稅負擔。這一切，本來已經不利于工商業發展與國民經濟的繁榮，何況再加上宗教糾紛，天主教得勢，依仗政治力量迫害新教徒。當時信仰新教的大部分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分子，至于天主教，主要代表封建勢力。所謂“宗教戰爭”，以及其他一切新舊教之間的鬥爭，實質上還不就是階級利益的矛盾衝突嗎？當時路易十四偏袒天主教，迫害新教徒，許許多多信奉新教的企業主、技師、熟練工人，扶老携幼，帶着家財細軟，紛紛遷離法國，走上流亡的道路。其中有一大部分後來定居在信奉新教的德國、瑞士等地，大大幫助了當地的產業革新與發展。路易十四統治下的法國，損失了這一批新的生產事業的人材，後果是很嚴重的，使當時正在開始發展的工商業一時陷于癱瘓狀態。法國資產階級如何能不憎恨路易十四的開倒車的統治呢？

路易十四的“絕對專制”，削弱了法院的權力，更減少了貴族干預國家大政的機會，因此也引起了封建貴族的不滿。事實上，這時候的法國貴族和一六四八至一六五三年投石黨事變期間的法國貴族，顯然有了不同之處。和孟德斯鳩同時代的貴族，至少其中有一部分人，他們和資產階級更為接近了。他們因為插手于工商業，和資產階級在某些地方有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看法。孟德斯鳩自己就是一個實例，這一點上文也已提到了。早在“波斯人信札”中，作者已經透露出重商主義的傾向，並且非常夸奖英國，認為英國的政治是完全為它的對外貿易服務的，比法國的商業為政治服務的情況，要高明得多。這幾乎已經完全是資產階級的口吻。

孟德斯鳩這些在當時起積極作用的思想，顯然並不是單純地從書本上學來的。雖然他生平十分喜愛讀書，並且曾經說過：“我生平每次遇到傷心事，定必能用一小時靜坐讀書，使它渙然

冰釋……”他可沒有因为喜愛讀書而脫離現實。比方說，他很擅長于經營家業。他是个封建大地主，但是他的巨大的家产，并不是單純依靠土地的生息而得来的。他于讀書之暇，还經營着买卖。他在他的廣闊的封地上种了許多葡萄，釀造了酒，大部运銷英国。所以孟德斯鳩对英国的良好印象早就有了底子，并不是一七二七至一七三〇年間去英国游历与居住之后才發生的。

“波斯人信札”的主要內容

“波斯人信札”整本書是由一百六十封长短不齐的信組織成的。最早的版本只包含一百四、五十封信。孟德斯鳩在世时，這本書已經重版过二十多次，其中包括若干背着作者偷偷印行的翻版。孟德斯鳩自己很重視这本著作，至少可以說把它和“法意”看得同样重要。从一七二一到一七五四年，三十多年之間，他对“波斯人信札”不断修改与潤飾。在他逝世前几个月，也就是一七五四年，他編訂了“波斯人信札”的定本。

“波斯人信札”究竟是不是一部小說，这个問題在文学史上向来是不很明确的。由于全書并無完整与貫串的故事結構，也沒有具体的与細微的情节描写，更談不到人物性格的深入刻划，所以严格地說这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小說。作者主要目的，显然在于通过一些零星的形象，通过短篇的故事、寓言等手法，来發表自己的意見，發揮自己的議論。这里边也有若干画面，但都是为表达某些抽象的概念与理論而临时設想的插曲，因而只是邏輯思惟的例証与插圖，而不是小說的有机統一體^①。

① 关于这一問題，請參考“文学研究”季刊第一期（一九五七年三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一文。

“波斯人信札”包含若干故事，但这些故事并没有一般小说所要求的布局。书中有一个作为全书总线索的情节，那就是两个波斯人出外游历的事。郁斯贝克与黎伽因事离开祖国，漫游到法国，在巴黎一带留居将近十年之久。这期间，两人不断地给留在波斯的朋友写信，以及和少数侨居国外的波斯人和外交官通信；两人有时不在一起，也互相通信。此外有一部分信札，似乎别有重要意义，因为内容与别的信不同，单另构成一个故事，那就是有名的后房故事。

书中除了后房故事以外，还有三个较长的孤立的故事，三者之间丝毫没有情节上的贯穿，对于全书，也并不起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作用，而只是可长可短的附加部分。这三个插曲是：“穴居人”的故事、“阿非理桐与阿丝达黛的故事”、以及“伊卜拉亨的故事”。

“波斯人信札”既不是严格的小说，也不是游记。两个波斯人在旅途中和朋友或家里人写信，并不报告他们在外国遭遇到的和经历到的实际情况与细节，甚至不是对于某些事物的具体观感，主要是借题发挥的抽象议论。例如有一组信札^①，集中谈到某修道院的藏书室。作者并不叙述参观的具体过程，也不打算介绍那图书馆的真实情况，而只是讽刺各种类型的书；甚至并不指出某一本书的具体内容，而只是泛指某一类书的一般性的内容。即使那几个插曲，一方面固然为了给全书以传奇色彩的点缀，另一方面仍然为了说明作者对于某一些问题的见解。例如“穴居人”的故事，干脆就是用寓言来表达作者的乌托邦思想。

思想，这是“波斯人信札”的主要线索。如果不用什么“小

① 信一百三十三至一百三十七。

說”的角度，而直截了當根據思想綫索來分析這部不同於一般小說的“小說”，反而更省事，同時頭緒也更清楚。書中一百六十封信，附錄不算在內，可以分為這几方面：（一）有關政治問題的信共計四十九封，其中包括寓言“穴居人”；（二）有關社會生活、以及風俗習慣的信一共四十三封；（三）有關宗教問題的信一共二十封，包括“阿非理桐與阿絲達黛的故事”在內；（四）有關后房情況的信共計四十封，包括“伊卜拉亨的故事”在內；（五）其他雜信。

在統計數字中，我們可以看出有關政治與社會問題的信占全書二分之一以上。如果把宗教問題也算在社會問題內，那麼以上兩部分信札將占全書四分之三。難道這還不足以說明“波斯人信札”的重心所在嗎？

關於政治問題

涉及政治問題的信札，也可以分為几个不同的方面，例如批評時政、批評當時歐洲其他國家的政治與政體、評論歷史事件、討論法律問題、經濟問題等。這里邊直接諷刺路易十四的信，不下四、五封。路易十四死后引起一般人的輕鬆情緒，也在“信九十二”中得到生動的表現。路易十五接位，年齡太小，由奧良公爵攝政，“波斯人信札”反映了當時法國人民對新政府的態度。一起頭，“波斯人信札”的作者也和大家一樣，對新政府多少懷着幻想，以為路易十四死后，人們盼望已久的“溫和的帝政”也許可以實現了。攝政政府起初也作了些革新的姿態，給人以趨向“溫和”的印象。例如對於巴黎法院表示了一定程度的重視，但在實際上並未容許法院恢復路易十四朝以前的職權，使成為貴族參

政的一种工具。摄政政府面临的重大困难，是前朝遗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财政。情况是十分严重的，摄政王不得不病急乱求医，找苏格兰人琼·劳来当财政总监，采取了饮鸩止渴的办法，开设银行，滥发纸币，这就是所谓“劳氏制度”。纸币发行之初，曾经在短时期内使商业活跃了一阵，但是通货膨胀终于引起了空前的财政紊乱，使全国经济陷于破产状态。“波斯人信札”在第一二七、一三八、一四五等信中，对于“劳氏制度”表示痛恨，大肆谩骂，甚至把琼·劳比作厚颜无耻的骗子。

在政治问题上，“波斯人信札”不但结合时事，大胆地指摘与批评当政者的缺失与弊端，起了人民喉舌的作用，并且还提出许多正面的、积极的意见。例如：反对专制集权和严刑峻法的政府，指出在比较温和的政府之下，人民反而更遵守法律；指出荣誉与自由不可分离，人民得到政治上的自由之后，方始重视荣誉。作者认为英国人民性格比较“倔强”，他们在政治上争得了较多的自由；甚至人民可以起来赶走不称职的君王。在这些方面，“波斯人信札”反映了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给法国人民的深刻的印象，启发了法国人民的革命情绪。

书中一连用十一封信^①，集中讨论了一个问题：地球上居民何以日渐稀少？当然，作者举出来的一些人口减少的现象，并未经过详细确实的调查，因而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他提出来说明人口逐渐减少的理由，也不完全正确。然而，在这集中讨论人口问题的十一封信中，有许多见解在当时是大步走在时代前面的。例如他认为君主专政和天主教干政，都不利于社会繁荣与人口增殖；反之，共和政体与新教，都利于人口的繁衍。他反对奴隶

① 信一一二至一二二。

制度，反对殖民政策，認為这些都是使世界上人口减少的原因。至于發展农業、工艺与商業，則是增殖人口的有效办法。

“波斯人信札”作者在距今二百三十多年以前，已經基本上正确地划分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界綫。他認為，君主为了开拓疆土或滿足私欲而进行的侵略战争，毫無正义可言。他痛斥侵略战争，并且在“穴居人”故事中暗示侵略者的可耻的下場与正义战争的必然胜利。因为进行正义战争时，人人明白为什么作战，因而爭先恐后地願意为集体的安全与利益作出最大的貢獻，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至于殖民主义的战争，当然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波斯人信札”的作者痛恨殖民者的血腥侵略，他說燒成一片瓦砾的城池村落，是侵略者的可耻的紀念碑。他还举出一个实例，揭發了西班牙殖民者对于被征服的人民的駭人所聞的殘暴行为。

为了消除侵略战争的危机，有效的办法当然是各国都从事于謀求人民福利的和平建設。本書作者不止一次地強調發展工艺与商業，因为这不但对于蕃殖人口有利，对于人民与人民間互相貿易往还、互相了解与和睦共处，也很有利。是的，孟德斯鳩的某些看法、某些意見，和我們今天的看法和意見十分接近。例如在一〇五和一〇六两封信中，提出战争販子可能利用人类的科学知識与技术，發明比火药更厉害的大規模杀人武器，因而引起一下子毁灭整个社会、整个民族、以至整个人类的危險。当今世界上凶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正在玩弄核子武器，威胁人类安全，“波斯人信札”作者在两百多年前發生的憂慮，仿佛并非全是無稽的空想。但是孟德斯鳩决不是杞人憂天式的悲观主义者。他固然預見了科学与技术一旦落入好战分子的魔爪中，会發生極大的危險，但他也很清楚地料想到人民大众的力量一定强大

無比，完全能够粉碎战争販子的陰謀。他說：“假如出現了这种極严重的發明，它立刻会被人权所禁止，在各国人民同意之下，这种發明会被埋葬。”

关于社会生活与宗教問題

在社会問題方面，“波斯人信札”的作者首先用輕松犀利的諷刺笔調，画出巴黎“上層”社会各种人物的嘴臉。这些写照大半是富于现实意义的漫画。这里边有集体的写照，也有个人的写照，五光十色，形成一幅巨大的壁画。在这一幅形形色色的浮世画中，我們可以看到在賭場上混日子的时髦妇女，燒煉黄金的瘋癲丹客，終日空談、言不及义的沙龙才子，無中生有、搬弄是非的“新聞家”……作者的目的，首先在于揭露当时社会上的黑暗与污垢。作者的諷刺是大胆的、毫不留情的。他通过女演员的自述，揭露了教士的荒淫無耻；描写驕傲自滿的权貴名公也非常逼真，显然不怕引起誤会、惹出是非；他揭發法国妇女在政治舞台上起着很大的幕后作用，搞裙带关系，甚至以色相为代价，左右当权者，借以滿足名利私欲。他暴露巴黎男女关系混乱，風俗澆薄；甚至有一群巴黎人終日以欺騙与敲詐为謀生之道。他也批評了某些机关与組織，例如巴黎法院、巴黎大学、法兰西学士院等。

同时，作者提出了一些問題，作了比較深入的討論，尤其是妇女問題。他認為男子强加于妇女头上的統治与压迫完全是人为的，不自然的，非正义的。他很賢明、很有远見地指出，世俗認為女子能力不及男子，那完全由于妇女长期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造成的。如果男女平等，受同样的教育，那么妇女不但处处可以和男子一样强，而且可以胜过男子。不用說，这种論調就是放

在我們今天，也能起一定的積極作用的，何況在兩百多年以前。

在宗教問題上，“波斯人信札”也提出了許多深刻的意見。作者反對迷信，諷刺符籙的作用，譏笑過分重視宗教儀式，而忽略宗教真旨的人。他認為上帝既然創造了人類，必然願意人類幸福，所以一個真正的教徒首先應當是人道主義者，同時也應當是良好的公民。孟德斯鳩傾向於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新教。但他的思想也並不完全與新教一致，在某些方面，他比新教的精神甚至更前進一步。他雖然沒有像狄德羅等人那樣，公然主張無神論，他對於上帝的看法卻非常不“正統”，同時也非常不“嚴肅”。比方在第四十六封信中，他說上帝本身是不可能沒有缺點的，並且上帝的預見性也一定很有限度。他也反對天堂地獄之說，認為這都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的。因為，假如上帝有無限的預知，他老早就應當知道，他所創造的人類是會犯十惡大罪的。既然這樣，為什麼當初不把人類創造得更完善些，以免設立那樣丑惡的地獄，來懲罰因為上帝創造得不够完善而犯罪的人？由此推知，上帝本身恐怕也不是沒有缺陷的。另一方面，“波斯人信札”作者認為天堂也不可能存在。因為無論幸福多么深大、多么美好，如果強迫人天天去享受，永恒不變，非把人厭煩死不可。這麼說來，天堂與地獄簡直沒有分別了。於是作者用了婆羅門教年輕寡婦不願自焚的故事^①，來喚醒迷信天堂的人。

在另一些信里，作者提出正面意見，認為教會不應當強迫人民接受某些宗教觀點。作者甚至常用談諧之筆和教會或教士开玩笑，說什麼某些宗派的修道士入修道院時先割掉舌頭，免生口舌是非，而據作者看來，教士們身上對於他們的職業用不着的東

① 信一二五。